晶報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第四百八十一號

定報價格

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外每月二角每年二元本埠加倍計算國內各埠均寄上海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一等二元七角　二等一元五角　三等一元

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一等二元七角　二等一元五角　三等一元

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一等二元七角　二等一元五角　三等一元

例外

四等廣告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每行三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每寸長寬面積分為三等

本報所有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紀念會感談

（翁丹）

本報慶四的紀念日過去了，我因爲做了三篇歪文，發生一種感想，想看本報何以有有這樣紀念的價值，原來的確具了幾種特點，和大家委實不同，姑且趁這個當兒說出來給歡迎本報的聰聰，看是對也不對。

一種是脚色多寡的問題，譬如一家演劇的舞台，像楊小樓梅蘭芳這樣脚色，四才多也不過兩個三個，何能個個是楊梅呢，本報的社員雖然平沒有半個掌邊的脚色，就連在下都要在悉附名人之列，許不是很難得的嗎，二種是未在本報過過臉的幾不成名脚，何以呢，因爲本報像個試金石，稱量金子值直的，固然才欲到之試過的，雖然的確是金子，人或者還疑心他不是個金子，請位不信，請聽這四年以來載在本報上的人名兒，除了這些脚色，海內還有誰，

三種是名脚骨日增無日減，大凡報館差不多像做官的衙門，衙門不換官是常換的，本報却不這樣，不但官不換，並且在這一個衙門當中，常常官派補缺分不已，除了本身病故，鑽丁盤沿不開缺，只有本官遷一種嫌，要另化個姓名的，却斷沒有革職永不叙用的道理，雖亦間有借着病假規避，但無多時，仍給不得不到官，這也是見得本報引人入勝的風味，而又見得芥子須彌的力量，絕無人滿之患的了。

四種是各自爲戰，向來報館經理寫稿主人，寫的記者，都不色有展儲的大權，本報不是這樣，所有的社會，各人皆以爲品報基自己品報，並非專品報，並且自己在品報出風頭，直譬着品報因有自己才出風頭，更不以爲是代大雄出風頭，所以各人皆用全力去做文章，請位請看，那一家同業有這樣不期然而然的奇心協力呢，

哈哈，以上四種，我一非拍馬，「二」非吹牛，實實在在是憑天良立話，不過我草草說未完的，我只好學着他們集錦小說每篇本了的口吻道，請「馬二」稱，

巴徵歌是什麼東西

（馬天）

近來的新文學家，以整理舊學爲名，把從前古人的作品，來整理一下子，加上些新符號，紅標參，等等，從前賣幾角錢一部的，此刻他們要賣幾塊一部，最可笑的，近來新出了一部新批點的「兒女英雄傳」，說是一位陶樂勤先生杜撰的了，想他也上了別人的當，買了花鼓戲，我昨天在朋友的書桌子上翻了翻，只見他第一回書就有一個「巴」徵歌三字，加上曲線符號，算一徵歌之外」的一句話，他把色字誤作巴字，巴徵歌三字傍邊加上一個曲線的符號，請問諸位博學大家，可曾聽得在巴徵歌三字傍邊加上一個曲線的符號，請問諸位博學大家，可曾聽得唐明皇還過一部時代歷「巴徵歌」嗎，巴人之意微字，固與解，是宮商角徵羽的徵字罷，這是陶樂勤先生杜撰的了，想他也上了別人的當，買了花鼓戲，我昨天在朋友的書桌子上一部廣少板做歷本，把「還色徵歌」也因此把「巴徵歌」三字，加上曲線符號，算一個徵歌名，可是也大膽極了，

癲

（翁丹）

甚麼叫做瘋，就是不應當做的事要做罷了，在我看來，無論何人，若有個瘋的資格，人爲甚麼要生着男女，這就是發瘋，上帝爲甚麼造出人來，教人非男女不可以生出男女來，這就是發瘋，上帝爲甚麼要生着男女，但發瘋差不多，要說到某君想不着財政次長的瘋，和看諸閣員被某外國人所評論的瘋，並正算個小瘋，就是忙最高問題，做大元帥的瘋，惟廣東政府總不可瘋，何以呢，原來廣東的空氣重，一着瘋了，怕的大總統的大字，和着麻木不仁的麻人詩集本子，通同的用事，要過獨起來，那時我了，再把話說回來罷，北京政府可候可就糟極了，阿呀，

審判廳長無後

（請三話）（四室主）

新來的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一到任，先要堵住兩扇後門，這眼動的奇樓不奇樓，倒是小事，我實在很替這位新廳長担心，他怎麼沒有讀過鄭賢之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後字，就是指後門而言，他要堵住後門，我想良心在腦殼之中，他的後門，大約也就是那一類排泄穢物的後門罷，若要堵住他，那竟是連屁也不許他放了，

癲

（翁丹）

我道，那就要靠在下了，在下比他還瘋，惟廣東政府總不可瘋，何以呢，對人無不恭維，天下只罕沒有恭維字，通同的用事，要過獨起來，那時我了，再把話說回來罷，北京政府可候可就糟極了，阿呀，

癲

（翁丹）

從此應無髮可搔，垂涎三尺，雖威當國的袁世凱，也不能無動於衷，（金憲平蒞同鄉會，堤辭爲人剪去，）

衣冠楚楚現真官形，頂上光圓淫水晶，雪花飛舞，雪蒸真腴所賞識，人盡羣，袁世凱忽以前清冠服照像，刊寫本報，以爲人剪去，

癲

（翁丹）

新來的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一到任，先要堵住兩扇後門，這眼動的奇樓不奇樓，倒是小事，我實在很替這位新廳長担心，他怎麼沒有讀過鄭賢之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後字，就是指後門而言，他要堵住後門，我想良心在腦殼之中，他的後門，大約也就是那一類排泄穢物的後門罷，若要堵住他，那竟是連屁也不許他放了，

癲

（翁丹）

甚麼叫做瘋，就是不應當做的事要做罷了，在我看來，無論何人，若有個瘋的資格，人爲甚麼要生着男女，這就是發瘋，上帝爲甚麼造出人來，教人非男女不可以生出男女來，這就是發瘋，上帝爲甚麼要生着男女，但發瘋差不多，要說到某君想不着財政次長的瘋，和看諸閣員被某外國人所評論的瘋，並正算個小瘋，就是忙最高問題，做大元帥的瘋，惟廣東政府總不可瘋，何以呢，原來廣東的空氣重，一着瘋了，怕的大總統的大字，和着麻木不仁的麻人詩集本子，通同的用事，要過獨起來，那時我了，再把話說回來罷，北京政府可候可就糟極了，阿呀，

癲

（翁丹）

我道，那就要靠在下了，在下比他還瘋，惟廣東政府總不可瘋，何以呢，對人無不恭維，天下只罕沒有恭維字，通同的用事，要過獨起來，那時我了，再把話說回來罷，北京政府可候可就糟極了，阿呀